

李凤海 著

山海剑影

青岛出版社



鲁新登字 08 号

责任编辑 贺中原
封面设计 达 力

山 海 剑 影

李凤海 著

*

青岛出版社出版
(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)

邮政编码:266071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胶南市印刷厂印刷

*

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32 开(787×1092 毫米) 10.25 印张 2 插页 230 千字
印数 1—3000

ISBN 7-5436-0897-9/I·115

定价:6.00 元

内 容 简 介

明朝万历年间，四大名僧之一的憨山大师，因看好崂山太清宫的地理环境，便倚仗妹妹(当朝皇后)的权势，硬逼着太清宫的方丈静一道长将宝地让出。静一不允，双方便刀枪相见，大打出手。静一道长终因寡不敌众，被活活逼死，太清宫也被焚烧。静一道长的徒弟怀清和耿议兰上奏朝廷，险遭憨山毒手。在复仇过程中，怀清与少女竹子误入蛇蝎洞，得宝剑与剑谱。两人在荒岛研讨剑谱半载，练就一身绝世武功，并相互产生了爱慕之情。耿议兰与紫霞道姑的徒弟、天津大商贾的女儿蒋小山相识，蒋小山倾慕耿议兰的武功和人品，毅然将祖上的传家之宝碧玉猫相赠，以示终身相许。耿议兰为了报仇雪恨，重振崂山“全真教”的大业，只得忍痛割爱。于是，又引出一场曲折、缠绵的爱情悲剧。

目 录

- 第一回 猛怀清勇闯马戏班
老静一力劈少班头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二回 引狼入劣子家破败
贪小利慧女险遭难…………… (13)
- 第三回 太清宫憨山强夺理
流清河老翁显绝技…………… (21)
- 第四回 叙友情夜游月下海
弄刀剑寻事黄山村…………… (33)
- 第五回 太平宫廷奎失名驹
封山西天啸落水牢…………… (40)
- 第六回 斩双雕黑煞隐江湖
救天啸王真闯周府…………… (51)
- 第七回 误为仇刀剑见高低
巧结缘碧玉联同心…………… (62)
- 第八回 慕权势周京争入伙
施毒计严中暂得逞…………… (74)
- 第九回 入歧途孟洪遭暗算
拒强敌师徒开杀戒…………… (86)

- 第十回 烧道院静一悲惨死
争逃命议兰感逢生 (98)
- 第十一回 背师骨紫霞斗憨山
求援兵议兰上驼峰 (110)
- 第十二回 铁瓦观议兰遇陶隐
莱州府桂峰拜憨山 (123)
- 第十三回 白云洞紫霞显威神
青龙桥憨山布陷井 (135)
- 第十四回 智王真石洞参拳法
猛憨山荒野贪天功 (146)
- 第十五回 寻友林海巧遇知己
避祸深山化险为夷 (158)
- 第十六回 憨道士野岭留遗慧
痴少女崖畔怜同病 (170)
- 第十七回 蛇蝎洞怀清得书剑
铁瓦观紫霞中奸计 (182)
- 第十八回 坠暗道英雄志难磨
走绳桥志士心相通 (193)
- 第十九回 触目伤情义士心惊
沉船碧海倭寇胆裂 (205)
- 第二十回 结新怨憨山入深山
避旧仇全真走近海 (217)
- 第二十一回 风波钓叟指点迷径
叹走京城屡遇险情 (229)
- 第二十二回 念同道恩怨系一身
寻旧友老马易别主 (240)

- 第二十三回** 巨峰顶一亭识大义
 刁龙嘴憨山遭戏谑…………… (250)
- 第二十四回** 旧地重游慷慨生悲
 新寺初访僧道订约…………… (262)
- 第二十五回** 赠信物少女寄情怀
 明戒条道士断私念…………… (274)
- 第二十六回** 伤闺情二女硬逼婚
 积沉怨僧道决胜负…………… (286)
- 第二十七回** 笑藏刀一网尽落空
 递奏折二次走京城…………… (298)
- 第二十八回** 猛憨山发配雷州岛
 勇议兰重振全真教…………… (310)

第一回 猛怀清勇闯马戏班 老静一力劈少班头

明代万历年间，山东即墨县崂山南部沿海一带常常遭到倭寇的骚扰，给渔民们带来了许多的灾难。为了摆脱倭寇的袭击，有不少人离开这山青水秀的山和海，搬到了较远的地方，这样一来海边上那些本来就稀疏的村落，人更少了。那时，明代的军队在崂山并无设防，没有搬走的人为了抵御来犯的倭寇，逐渐养成了习武之风，不论男女老少，人人喜爱操刀弄棒。有的人还远走他乡，拜师求艺，有的人则投身崂山庙宇，向僧尼、道士学习武术。崂山庙宇林立，素有“七宫八观七十二庵”之说，是全国的道教名山。元代，山东栖霞的邱处机在崂山出了家，并创立了全真道龙门派，成为著名的“北七真”之首。全真派原则上招收不婚之徒，当然半路出家也是有的，其宗旨在修身养性，习武健体。这一派在崂山一直沿袭到现在，并成为崂山道教的主要派别。

同时，邱处机所创造的崂山剑派也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，直到万历年间出现了僧道之争，诉讼京都，惊动了无数名人和英雄。总之，崂山道教有兴也有衰，有荣也有辱，下面且听我将这桩公案慢慢表来。

沙子口是崂山一带的重镇，这里临山依水，交通方便，更加上农、渔业旺盛，一时竟成了周围四乡八疃的中心。镇上人口密集，房屋错落，绿树成荫，尤以镇中心的十字路口最热闹。五天一大集，三天一小集，即使不遇集，这里也天天人流不绝。这几天更是特别热闹，据说是从京城里来了一帮马戏班，把巨伞一样的大篷扯在十字路口的中间，几乎把路全部堵塞，来往的行人只好绕道而走。这马戏班有二十来人，一个个武艺精绝，跑马、射箭、飞刀、爬杆、甩鞭、训猴、顶碗样样新奇。山里的人几曾见过这样的世面！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连几十里开外的都争着前来，家家扶老携幼，倾巢而出，一时万巷皆空。看热闹的人把十字路堵了个水泄不通，虽说马戏班一场接着一场演，但看的人仍不见少。这场子设在路的中间本来就引起人的注意，再加上门外挂的那副彩绸对联，更是赫然醒目。那对子上联写道：拳压绿林剑劈千山左道门；下联写道：腿镇武坛枪挑三清八卦炉。这副奇怪的对联每联从上到下长一丈有余，飘飘洒洒，随风舒展，好不威武。每天虽说都有许多人到门前驻足观看，但大都不解其意。内中虽说也有饱学之士，看了后也只是暗暗吃惊，一声不响，如同视而不见，料到这里早晚会有一场风波，回家悄悄告知亲友，从此守门闭户，龟缩不出。

盛夏的中午，骄阳似火，没有一缕风丝。这样的热天，十字路口看热闹的人也渐渐地散去，马戏班的表演也只好暂告停歇。班里的不少人都坐在场子门口有风的地方乘凉、嬉笑、猜拳饮酒，一片吆喝之声。这时，一位青年道士从大路上匆匆赶来，待来到门口猛地抬头看到那副对联，竟像触了电似的，脸色骤变，只见他伸手脱下道袍，在脸上擦了几下汗，便扔在一边，一纵身平地跃起好几丈，身体向场子中心飘去。他的这

一举动，使坐在门口乘凉的那帮人大惊失色，顿时乱成一团。谁知青年道士还没有落下，半空中双脚就被人死死抓住，一扬手便扔了出来，接着里面一阵狂笑。

被扔出去的青年道士怒从心起，身子刚刚站稳，又一纵身向场中跃去。一连三次，都是这样轻轻被扔了出来，最后一次竟连帽子都寻不着了。只听里面恶狠狠地传出：“不怕死的牛鼻子，你再来！看你有几条命！”说也怪，青年道士不再前去，竟愣愣地在烈日下站了半个时辰，随后拾起道袍向崂山太清宫方向奔去。

第二天凑巧是沙子口大集。昨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雨，待到天明时，已是雨过初霁，空气十分清新。这时集市上人已渐渐上齐，人声嘈杂，熙熙攘攘。大集从十字路口一直向海滩排去，在靠海的那边，有几十艘渔船开进了口子，许多衣服褴褛的渔夫沿着海滩蜿蜒的小路正向集市里去。此时，在这极不整齐的人流中走着一老一少两位道士，那位年轻的就是昨天三次纵身马戏班，又三次被扔出来的道士，他叫怀清，圆脸厚腮，看上去有二十几岁；旁边那位年纪大一些的是怀清的师傅静一道人，他也是怀清的亲叔父。怀清幼年父母双亡，便由已出家多年的叔父接到庙上，日夜喂养，长大成人后，又教他武艺，许多年来两人相依为命，生活虽说清苦一点，却不感到寂寞。昨日怀清外出归来，看到马戏班口出狂言，诋毁道教，本想去教训这伙人一下，谁知强中自有强中手，自己偏不是对手，险些吃了大亏。他急忙赶到庙里，向叔父禀明了实情，当晚叔侄二人合计一番，第二天一早便乘舟赶来。

话说叔侄二人来到十字路口，静静地站在场子门口看了一会，只见人流如潮，进进出出，非常热闹。正看之时，见场子

里面有两个青年人，把一老者猛拉硬推到场子口，一边拳脚交加，一边嘴里还骂道：“老不死的，没有钱也往里钻！”老者忍痛负辱，双手抱头，任你打死也不吼一声。这时，一青年返身从场子里拿出一根腊棍，扬起手就要打，岂知那手刚一举起来，就被人死死卡住了，一动也不能动。他一眼认出来，是昨日那位青年道士站在身旁，不由心中大怒：“好小子，你又来闹事，我看你有几个头！”说罢将手中的腊棍一松，挥拳就朝怀清的脑门打去，怀清不躲不闪，运足气力把手往上一抬，小臂碰在他的手腕上，只听着他“呵唷”一声，手腕骨节已被震开。另一个青年刚要蹿上前来，被怀清一脚踹倒，半天没有爬起来，此时被打的老者已由人扶起送走。怀清向前指着刚从地上爬起来的青年说：“快去叫你们掌班的出来说话。”其实，外面刚一动手，就有人跑进去告诉了班头。这位班头年纪约在二十五六岁，窄面长腮，一对阴郁的小眼充满了杀机，他一见怀清，上前就要动手，却被静一道人在一旁喝住。他看了看静一，劈头就问：“老妖道为何无故在此闹事？”静一双手一抱：“贫道来此旨在讨教，不知班主何故挂此彩联，莫非与我道教有何不共戴天深仇大恨，还是另有别意？”班头道：“道教本无甚深奥之处，只不过故作玄虚，招摇过市而已。若论武功更是花拳绣腿，不堪一击，实则是欺人、欺己、欺天、欺地，岂容长存于世，混骗衣食！”静一本待发作，咽了几口唾沫把怒火强压下去，正色说道：“班头既然如此说来，贫道今日便要讨教几招，如果败在你手，任听你对道教百般辱骂，也决不恼怒；假若贫道得手，只望你速速将彩联撕毁，另走他乡，如何？”青年班头哈哈大笑，将长绸衫脱下，露出一身短衣短裤，说道：“是文打还是武打？”

“悉听尊便。”

“那好。”班头抬头用手指了指不远的一棵大柳树，对身旁的两个伙计说：“姜千、刘万快把椅子挂上去。”这俩人正是刚才被怀清打了的那两位青年。他们应声从里面拿出一张太师椅和一根指头粗的绳子，姜千一个蹦蹦上了大柳树，竟像猴一样爬上了最高处。这时刘万在下边用力把绳子向上扔去，姜千把绳拿在手用力一拉，另一头拴在椅子上，那椅子慢慢离开了地面，像风筝一样地悬挂在空中，从地面到椅子的距离少说也有三丈多高。椅子挂起来后，赶集的人也都团团地围了上来，只空出大柳树下面这一小小的中心。青年班头见来了这么多人，得意地看了一眼静一，便推开众人，往后走了几步，接着又一转身往前跑去。将要到柳树底下时，纵身一跃，身子拔地而起，就像一只鸟，在空中转了一圈，不偏不歪地坐在了椅子上。那柳树梢只是轻微地上下颤动了几下。下面那些看热闹的人几乎全惊呆了，不约而同地发出一阵阵震耳的喝彩声。班头在椅子上坐了片刻，又得意地从椅子上朝下一个跟头翻去，然后轻轻地落在地上，用傲慢的眼神望着静一，那意思像在说：“怎么样，看你的啦！”再说静一看到挂上椅子，心中早已明白，知道对方要先比轻功。待见到班头坐上后，柳梢上下颤了几下，心里更有了底。这时在场的无数只眼睛都盯在静一身上，静一站在大柳树下，既没后退，又没向前，原地双脚一点，一个“旱地拔葱”蹿向空中，像一只鹰安安稳稳地坐在了椅子上，柳梢连动也没动。这时，下面就像开了锅一样，喝彩声、喊声，比起先前更激烈、响亮。接着，又见静一头向下扎去，在场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，看看快要落地，猛地身子在空中一翻，双脚轻轻落下，又引起一阵阵赞叹。那班头看到静一这般身手，又恼又羞，明知逊彼一筹，却不甘认输，没等静一站稳身子，双掌齐

出，连连发招，静一只是躲闪，并不还手。班头还以为静一小觑他，猛然变招，伸手又向静一的命脉切去，掌法既狠又毒，干净利落。静一看他真要拼命，勃然大怒，一招“白鹤亮翅”，摆出拼命的架式，等到班头掌再逼近时，两人已打在一起。两人一来一往拆了十余招，不分胜败。静一怕时间一长，看眼的人会越来越多，便施出了崂山南派独创的十八路梅花反掌，掌掌反击，迅疾如风。青年班头从未见到这样的掌法，顿时觉得眼花缭乱，手脚一慢，被静一一掌拍在背上，跌出一丈开外。这一掌静一只用了三分力，其意在点到为止，让他自悟认输，岂知青年班头从地上一个“鲤鱼打挺”，双脚刚落地，又挥掌向静一劈去，静一顺势卖个破绽，掌走肋下，将班头向前一搂，一招“天王托塔”，将他举起在空中。此时，全场鸦雀无声，全神贯注地看着静一如何处置青年班头。突然，一声尖叫，人群中钻出一位少妇，冲着静一往前走了几步，一扬手打出三把飞刀。这三把飞刀被太阳一映就像三道白光，朝着静一的头部飞去。静一是出家人，以慈善为本，但这突如其来袭击，硬逼着他横下了心。他侧身躲过从左右两方飞来的飞刀，眼看着第三把飞刀也来到跟前，他灵机一动，忙将双手举起的青年班头朝上一挡，飞刀扎在了班头的身上，只听他惨叫了数声，立时毙命。

青年班头已中刀身亡，但静一余怒未消，他把青年班头向空中一扔，两手抓住了他的双腿，一用力将他劈作两段，然后狠劲抛在地下，这时，马戏班的人都操起了武器，把静一叔侄俩紧紧围住。那少妇见自己的三把飞刀不但没有伤着这道士，反而害了自家人的性命，又恨又怒，痛不欲生，一边喊着，一边又分别向静一、怀清各打出三把飞刀。静一微微一笑，伸手接住飞刀，又一抬手将三把飞刀狠狠钉进大柳树上，然后双手一

抱，对着少妇说了声：“失陪。”纵身飞向空中，掠过了众人的头顶。怀清见飞刀将近，打出了三枚铁蒺藜将飞刀打落，又见叔父已走，也急忙纵身一跃，掠过人群，叔侄二人一先一后地向海边走去。

马戏班的人，见这两位道士如此轻松地逃脱，颇不甘心，十几个人一起向前追去。来到海边，见静一和怀清正要跳上小船，那少妇忽然长啸一声，抬手又打出三把飞刀，马戏班的人见少妇大打出手，一时也向船上打出许多钢镖、袖箭、蝗石，岂知静一已手操长篙，将这些纷纷而来的暗器打落在水中，然后把长篙往水中一点，小船似箭一般地射向了大海，顷刻消失在烟雾迷蒙的天际。

静一和怀清不一会便来到了太清宫。这太清宫原为宋太祖赵匡胤为华盖真人刘若拙建的一所道场，经历年修葺、扩建，到明代万历年间已初具规模，在三百里崂山赫赫有名。庙里除了静一和怀清之外，还有慕名而来的即墨青年耿议兰，以及小道士孟洪。这一天恰是仲秋之夜，月色皎洁，银辉如水，静一率怀清和耿议兰来到庙前的空地上练习剑法。静一是崂山南派剑法的掌门人，南派剑法素以勇猛刚劲闻名于世。怀清在静一道长的指点下，剑术已达到七八分火候。静一先让怀清练了几趟，然后便拔剑向前，与怀清对练起来。只见寒光闪闪，你来我往，耿议兰站在一旁，看得出了神，他今年二十多岁，面目清瘦，天真外露，眉宇间仿佛隐藏着一种稚气。他原是一位秀才，三个月前因遇到一件不顺心的事，感叹人生如梦，尤对世事心灰意冷，遂投身道门。三个月来，他饱览了这里的山水，他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见海的那种情景，顿时感到心胸豁达，一种新的希望在他心里萌动。庙上的生活虽说单调、清苦，但

却有规律，更使他神往的是武术。他虽自幼熟读经史，为了强身健体，也学了几路拳脚。两年前独游即墨鹤山，夜宿庙里，得鹤山道长秘传的太和剑。道长要远游仙岛，议兰恋恋作别下山，又不辞劳苦地来到崂山，拜静一为师，心归道门，研习剑法。

这时只见静一收剑跳出圈外，把剑递给了耿议兰，自己却退到了一旁，看天色已晚，正待回房歇息，猛然间见有两条人影飞上墙头，静一高声喊道：“何处野人，胆敢深夜窥探我神殿？”来人并不应声，飏飏打出一串暗器，跳墙南去。静一见有一道白光向他脑门袭来，知是暗器，急忙把头一歪，躲了过去，正要纵身向前追赶，见怀清和耿议兰各人施展脚底轻功向前追去。岂知前面两人的轻功也极好，待追到前边路口时，忽见那二人转一个弯就不见了。

如水的月光冰一样的沉凝，为天地树木涂抹了一层银色，闪闪银辉，如同白昼。两人穿过一片小松林，竟一无所获，这时，看见山道上有一个影子在月下狂奔，两人走出松林，向山道追去。不一会功夫，就追到那个人的身前，怀清向前一把揪住那人衣领问：“你是啥人？快讲！”

来人见他们二人手持明晃晃的利刃，更兼怀清手劲极大，一抓痛得他竟杀猪般地叫了起来：“二位师傅有话好讲，快快松手！”

怀清将手一松，那人向前一扑，险些掀了个跟头。

“我是青山村的张二狗，”那人略一停说：“去黄山村姐姐家刚刚归来。”

“黄山村在西边，你却为何从东而来？”

张二狗被怀清这样一问，顿时语塞。这时，怀清举起雪亮

的宝剑便在他眼前一晃，张二狗怕死，只得原原本本把事情真相讲了。

青山村有位大户名叫张太盛，是本村的里正。张太盛中年丧妻，并没再娶，膝下只有一儿一女。儿子就是张二狗，自幼不学无术，专爱结交村里的无赖之徒，吃酒纵色，无所不好。张里正虽多次严厉训斥，总是不改，数年前，里正一怒之下，把他赶出家门。这本是张里正一时气急所为，心想让二狗出门经磨练，受受甘苦，说不定还会痛改前非。岂知里正这番苦心白白付诸流水，好端端地把二狗送往匪窝里，从此二狗就成了里正的一块心病，时时都在作痛。

由于这一原因，张里正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多亏了他女儿月仙。月仙比二狗小两岁，雪肌玉骨，风姿在崂东一带的渔村无人不晓。平时，她对哥哥的所为，多有不满，苦苦相劝，未能奏效，反而为仇。

张二狗离家后，一口气跑了二十余里，来到了坐落在崂东上苑山麓的太平宫，投奔了林天啸、林天豹弟兄二人。这太平宫也是崂山的一处名胜，建于宋代，景色幽雅，绿竹环抱，历来是道士修身养性的佳地。庙上一直香火鼎盛，只是自明朝初年开始，倭寇入侵，崂山沿海一带的渔民死的死，逃的逃，谁还顾得上烧香敬神。没住上几年，庙里的道士也死光了，墙垣倒塌，无人修葺，渐渐地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，不久便为林天啸、林天豹兄弟所占。

林天啸、林天豹兄弟原是山下刁龙嘴村人，自幼谙熟水性，臂力过人，更兼有一身好武艺。万历年间，周围的乡里遭到了蝗虫之灾，庄稼颗粒无收，四处哀鸿遍野，兄弟二人一商量，带上了十几名弟兄，进了太平宫，当起了“山寨大王”，专门掠

夺过往的商人、达贵，干起了杀富济贫的勾当。

再说张二狗来到庙里之后，先见了二头领林天豹，诉说了自己被赶出家门一事，天豹听了哈哈大笑：“张大哥，你如果愿意就留在兄弟身边，跟我吃百家饭；如果不想留在这里，那就暂时在我这里住几天，等令尊消一消火，我再派人送你回家。”

二狗与天豹早就相识，听了天豹的话，他把双眼眯成了一条线，想了一会说：“我不回家了，就跟兄弟你一起干了。”

林天豹听后自是高兴，急忙让人带二狗到后边住下，自己却另有心事。你知道林天豹见到二狗前来为何高兴？原来他早知二狗有一位天仙似的妹妹。且说天豹将二狗打发走后，才回到自己房里，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，过了许久才朦朦胧胧地睡去，但不久又被人推醒。他生气地睁开眼睛看着来人，当认清是张二狗时，顿时转怒为喜，急忙起身吃过饭，便与二狗闲聊起来。张二狗一生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阿谀奉承，应合主子的心意，再说他又是一个极乖巧的人，谈了几句就窥透了天豹的心事。于是，他乘机凑向前，附在天豹的耳畔如此这般地讲了半天，把个林天豹讲得顿时眉开眼笑。两人又谈了一会，才各自分开。

天刚抹黑，林天豹就着意挑选了十名精壮的喽罗，向天啸说了一声去查哨，便和二狗偷偷地下了山，向青山村走去。

原来二狗已看出天豹是色中饿鬼，便向他来了个毛遂自荐，直接提起了他的妹妹月仙。这一提正中天豹下怀，但天豹又恐月仙不肯，二狗从中给他出了这条毒计，先把月仙劫上山来，慢慢再做道理。他们定在今夜前去劫人。

山路上静静的，不见一个人影。因为这里靠海临山，极不安全，渔户们不等天黑就早早地关了门，谁还敢在山路上行。

二狗走在最前面，天豹和十名喽罗紧紧相随。一阵凉风吹来，树头摇动，影姿婆娑，发出“沙沙”的响声。二狗本来胆怯，这一来不觉毛骨悚然，回头看看林天豹等人与自己只隔三五步远，壮胆又向前走去。今晚最得意的是林天豹，他一面不停地向前走着，一面哼着小调，两眼根本不往四处看。

从太平宫到青山村只有二十余里，不消一个时辰他们已来到村旁。进村前，天豹让大家把脚步再尽量放轻些，以免惊动四邻，惹出不必要的麻烦。

到了张里正的家，天豹让众人都隐避起来，单等二狗前去叫门。二狗敲了许久，才见屋里有了灯光，不一会听见屋门“吱”的一声开了，张里正年老昏花，连二狗站在自己面前都没看清，两人险些闯了个满怀，把张里正吓了一跳。二狗不管这一套，转身就往月仙房里走，反被父亲一把抓住，问道：“你深更半夜回来，为何往你妹妹房里跑！”二狗本不想理，可无奈老子就是死死抓住不放，只得含糊说道：“许久没回家，我想见见她。”里正的手仍没有放松，白了一眼二狗说：“畜生，你听着，男女有别，你不该不知吧，要见她也要等到天明。”天豹见状，已忍耐不住，带着众人一拥而入。里正一看不好，向着屋里大声喊道：“月仙，快起来逃命！”还没说完，便被天豹一刀刺入肚内，惨叫一声，呜呼哀哉。

其实，在二狗叫门时月仙已醒，她急忙穿好衣服要去开门，却让父亲推了回去。此时，月仙躲在屋里，听到父亲的喊声，猛推开后窗，把眼一闭就跳了下去。从地上站起来试了试，腿脚都没有摔伤，便拼命地往后山上跑去。

天豹等人把里正拖到一边，闯进了月仙的房间，只觉得一阵芬芳扑鼻，却不见人在何处，直到二狗把灯送来，才知道月